乾象通鑑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一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輿鬼前論

輿鬼統占　　輿鬼所主分野度數

輿鬼所管星　　日蝕輿鬼

日暈輿鬼　　月蝕輿鬼

月暈輿鬼　　月犯輿鬼

輿鬼統占

傳曰輿鬼五星天目也　　東北星主

積馬東南星主積兵　星主積布帛西北星積金　隨變占之中央星為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鑕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

石申曰月五星有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千鈇秉鑕者主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病從南入為男子從北入為女子從西入為老子從東入為丁壯一曰棺木倍價

黄帝星經曰輿鬼五星天府也又曰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

河圖遺書曰輿鬼外四星疎坼則歲歉民飢百姓流離散徙外四星就聚與鑕星光色相近者天下多疾疫民多死亡星移徙及變色者其下有白衣會一星亡則一事廢假令東北星亡則馬不蕃庶是也其他各以所主占之

輿鬼所主分野度數

天文別録曰輿鬼五星赤在東井東三度距西南去極六十八度在赤道内二十二度

星經測距星去極六十八度

唐一行測距星去極六十八度

輿鬼所主分

野　上黨外國文

輿鬼所管星

外厨星在柳南其正西大星入輿鬼一度

日蝕輿鬼

天文録曰日蝕輿鬼盜賊四起

天文總論曰日蝕輿鬼則其國有大水災

大象旁通曰日蝕輿鬼幾既其國歳飢民困亦曰商

賈不通盜賊多有

古今星釋曰日蝕輿鬼從上始者其下有急兵一曰

干䤄用日蝕輿鬼從下始者其國有叛兵戮

主將日在輿鬼蝕從中始犯則尸其分有屠城亦
曰横流血滿野
陳卓叙占曰日在輿鬼蝕近東南星其國軍士有叛
謀亦曰府兵有變日在輿鬼蝕近東北星其下馬
貴亦曰馬多疾疫日在輿鬼蝕近西南星其野女
功不修布帛倍貴日在輿鬼蝕西近北星其下金
玉不實府庫日在輿鬼蝕近中央其野斧鑽用大
臣受誅
河圖遺書曰日在輿鬼晦日有蝕之其國大臣受禍
亦曰執法者坐法　　輿鬼　　有蝕之其國

金玉不收百姓離散　有　患五穀傷歲歉民災

晉惠帝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在輿鬼一度儒說壬子淳水日蝕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渤海盜賊起

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四月丙子日有蝕之占曰為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日暈輿鬼

天文錄曰日暈輿鬼其野有疾疫人多死

天文總論曰日暈鬼其國有兵叛

大象旁通曰日暈與鬼其下有兵憂若暈中有黑氣

往来相奄者其野有貴臣坐法

陳卓叙占曰日暈與鬼上有黄冠氣者其國益地若

有兩珥者其國有喜慶事

海上通占曰日暈與鬼不冠者其下有自立侯王亦

曰大将擅主命

張平子通例曰日有交暈貫日者其國有飢民百姓

離散利先舉者日有交暈抱日者其下有破軍殺

亦曰兩軍相當不利先舉者

月蝕與鬼

天文録曰月蝕輿鬼其下　　　　文主失

天文總論曰輿鬼月蝕其分有飢民

石申曰月蝕輿鬼其下兵起必亂

古今星經曰月蝕輿鬼其國有兵叛若兩軍相當蝕

近積尸兵必戦将死不利先舉者

廣古今占曰月在輿鬼從上始者其下後宮有憂亦

曰大水災月在輿鬼蝕從旁始者其國有死将亦

曰主将有憂月在輿鬼蝕從下始者其國叛兵亦

曰有叛兵戮主将

陳卓叙占曰月在輿鬼蝕其陽則大臣當之月在在

輿鬼蝕其陰軍士惡之亦曰有亂兵

河圖遺曰月在輿鬼未望而先蝕其下大臣疆盛人君受制月在輿鬼已望而後蝕其國有急兵亦曰橫尸流血殺人盈野

月暈輿鬼

天文録曰月暈輿則其國有兵喪

天文總論曰月暈輿鬼則其國有兵橫尸滿野

陳卓敘曰月暈輿鬼則其國大臣受誅

武密曰月暈輿則其分民飢人民流

石申曰月暈輿鬼則上

古今星釋曰月暈輿鬼　　　　　　有盜

之喜月暈輿鬼與熒惑合者其下大臣有陰謀亦

曰有兵謀亂月暈輿鬼與鎮星合者其國有土功

以防水患亦曰民後為亂月暈輿鬼與太白合者

其下有急兵亦曰橫尸流血月暈輿鬼與辰星合

者其國大水災亦曰雨不時行江河暴決禾稼傷

糴貴民飢

陳卓叙占曰月暈輿鬼揹有白雲如帶纓結者其下

不宜舉事用兵若兩軍相當先舉者敗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暈輿鬼如半車輪上鋭下方方

旁有横雲貫之其分有兵喪亦曰有女喪又曰有

水災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

日憂兵喪至十二年劉裕伐姚泓十四年十二月

帝崩

月犯輿鬼

天文録曰月犯輿鬼横尸蔽野大兵四起

天文總論曰月犯輿鬼其國有兵喪大臣受戮

武密曰月犯輿鬼東北星其野馬貴犯東南星有兵

變犯西南星布帛府庫金玉

虛其餘隨所指宿占

大象旁通曰月抵犯輿鬼東北星則馬貴十倍又曰馬不繁庚又曰馬多疾疫月抵犯東南星其國有兵變亦曰府兵有叛月抵犯西南星主布帛貴月抵犯輿鬼西北星其國金玉不實府庫月犯中央鑕星其國有大喪亦曰有喪葬事犯鑕陽為男子事犯鑕陰為女子事

古今星釋曰月行側道入輿鬼中其分有兵憂又曰有兵喪

陳卓叙占曰月逆行入輿鬼中其國有兵喪亦曰有

憂故星傳以為月逆入輿鬼東騎滿野
廣古今占曰月行輿鬼太南其國大旱亦曰有男子
喪月行輿鬼太北其國大水亦曰有女子喪
魏明帝青龍三年辛卯月犯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
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及秋大疫四年五月司徒
郭昭甍
魏齊王正始二年九月癸酉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丁
未又犯東南星占曰有錢令一日大臣憂三
年廷尉潆罷甍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錢帛
有差

魏嘉平二年十二月丙　月犯輿鬼三年七月皇后

甄氏崩

嘉靖五年七月丙午月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其國有

憂

晉穆帝永和元年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是

年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輙以子爰之爲荆

州刺史代已任之尋被廢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二

河澗府免解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輿鬼後論

歲星犯輿鬼　熒惑犯輿鬼

鎮星犯輿鬼　太白犯輿鬼

辰星犯輿鬼　客星犯輿鬼

彗星犯輿鬼　孛星犯輿鬼

流星犯輿鬼　雲氣干犯輿鬼

歲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嵗星犯輿鬼其國兵起民死滿野
天文緫論曰嵗星犯輿鬼則為兵喪其國大臣有憂
武密曰嵗星逆行久守輿鬼不去其野有兵變大人
受禍宗廟改更
陳卓叙占曰嵗星犯輿鬼則兵起秦分人民受禍
石申曰嵗星犯輿鬼則其國兵滿野
井德曰嵗星守輿鬼其國有兵火
古今星釋曰嵗星逆行抵輿鬼中其國有邊兵亦曰
邊将死
陳卓叙占曰嵗星逆行不依軌度入輿鬼其野破軍

殺將歲星入輿鬼中在鑕南其國有男子喪在鑕

北其國有女子喪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鑕星

占曰斧鑕用大臣誅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

鬼東南星占曰歲星犯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

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晉穆帝永和九年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曰兵

起是時帝幼冲后稱制將相有隙兵軍連起慕容

超僭號燕王攻伐不休

熒惑犯輿鬼

天文別録曰熒惑入輿鬼其國有喜事大赦　若守
百五十日已上王者棄地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輿鬼秦分有兵横尸滿野不爾
冢宰凶
陶隱居曰熒惑逆行守鬼則布帛貴
石申曰熒惑守鬼旱災女子多厄萬物不成實多土
切
甘德曰熒惑守鬼天子自将兵
巫咸曰熒惑出入鬼成鉤已者秦分大兵起先舉者
敗

陳卓叙曰熒惑犯鬼貴人獄死或曰有火災

漢孝武六年熒惑守輿鬼占曰有火災為喪是歲高
園有火災竇太后崩

永建二年八月乙巳熒惑入鬼占曰熒惑犯輿鬼為
喪鑕星為誅戮是時中常侍高梵張防將作大匠
崔輔尚書令唐芝僕射張敦尚書尸就郎姜述楊
鳳等及兖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張國金城太
守張篤敦煌張助相與交通漏泄就述棄　梵防
輔芝敦鳳就國皆抵罪

晉成帝咸和九年三月　輿鬼積

曰有兵在西北有沒　　石弹鲢

位而　季龍擅威橫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滅

晉安帝義熙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

兵一曰雍州有災其七月朱齡石䞗蜀又又討滅

之

義熙十四年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喪又曰大人

憂宗廟改亦為亂臣時劉裕擅命軍旅數興飢旱

相屬其後卒移晉室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二月熒惑犯鬼鑕占曰斧鑕

用有大喪其年五月誅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鑕

用有大喪之憂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又犯鬼鑕占曰有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而崩

鎮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鎮星犯輿鬼則貴人下獄受誅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鬼則其國有兵喪

武密曰鎮星入鬼中犯則尸則天下兵起横尸蔽野

陳卓叙曰鎮星入鬼中抵　其國　死　則

忌之

後漢孝武帝建和三年八月己亥鎮星犯星中

星占爲喪和平元年十二月梁太后崩

太白犯輿鬼

天文録曰太白出鬼九十日則大赦入鬼則天子用

誅戮出入留舍五十日則其國君有兵災或

死喪

天文總論曰太白犯鬼鑕必有戮臣

巫咸曰太白出入留舍鬼中成鈎已者其國有兵喪

大臣受戮

石申曰太白守鬼則國多死喪
海中占曰太白出鬼中則貴人有喪或曰貴人下獄
又曰多土功事
荆州占曰太白入輿鬼則大臣受刑
武密曰太白犯輿鬼有急兵
後漢桓帝延熹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鬼鑕至九年
六月壬戌太白入鬼占曰有戮臣一曰為死喪其
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鑕南陽太守成瑨皆坐
殺　　　荆州刺史李隗為賊所拘尚書郎　　墻
生受金漏言皆棄市

北齊武成帝清河元年十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亦曰有叛謀大臣誅斧鑕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彦反段孝先討擒斬之於都市其二年殺太原王紹德皆斧鑕用之應也

晉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薨簡文咸安二年六月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温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庾希入京城盧悚入宮誅滅之應

辰星犯輿鬼

天文錄曰辰星犯輿鬼則大臣受刑斧鑕用一曰其
邦有大水

天文總論曰辰星犯鬼中星則天下兵起積尸如丘
山

武密曰辰星犯鬼大臣受戮大水民無所居

石申曰辰星守鬼天下興兵良民被害

李淳風曰辰星犯鬼其邦多水政令急若守鬼角動
色青天下物帛貴五穀不熟

漢順帝　安二年五月丁亥辰星犯鬼占曰為
喪明年八月孝順　　　立

晉惠帝永寧元年八月辰星犯鬼占曰　有

軍初　王冏定京都留輔政遂專儆無君長

王乂討之兵敗夷滅

客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客星入輿鬼有赦期七十日色青黒有哭

泣事赤色糴貴

天文總論客星留舍輿鬼中兵革動

武密曰客星入輿鬼中天下急法令有貴人受刑

石申曰客星在鬼中有急兵一曰為兵喪王者惡

之

陶隱居曰客星守鬼其分有兵
巫咸曰客星守輿鬼其分有兵疫若陵犯環繞成鈎
已國亂有兵
彗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彗星干犯輿鬼其國有兵喪則天子自将
兵於野
天文總論曰彗星犯輿鬼有兵兵止無兵兵起一曰
有兵喪一曰白衣之會
武密曰彗星入輿鬼有喪老𣲜所指國必亡
後周武帝天和六年二月己丑

史經天自戌加辰及鬼占曰有兵喪大臣謀兵大起六月又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六月齊宜攻拔陷汾州

孛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孛星出鬼天下有兵貴人犯法又曰有逐相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鬼中有哭泣事

武密曰孛星入輿鬼中其野大戰

甘德曰孛星出入鬼下其下有兵變

李淳風曰孛曰出輿鬼其國有叛臣亦曰有坐法

斧鉞或以病亡故以誅斬火刻金天以制法其西南

一星主積布帛餘星如上一曰主領誅鉞

巫咸曰輿鬼者參之尸也弧射狼誤中參左肩尸之

東井留尸輿鬼故曰鬼之爲言歸也

大象旁通曰輿鬼五星合而言之爲天府爲天目爲

朱雀首散而言之東南一星主積兵星明潤則兵

威振星暗則士卒有叛謀東北一星主則馬星明

潤則息馬蕃庻星暗則馬多疾死西南一星主積

布帛星明潤則商賈通關市不禁星暗則女不親

絲枲　　　　　　　　　　　　　　星主金玉

星明潤則府庫充星暗　　　　野所掠中
央是　鈇鑕主斬伐誅戮享星不欲大而有芒角
如是則死人如丘山又曰積尸千里星微小
則吉
古今星釋曰輿鬼五星外四星明潤則五穀成熟不
明則百姓流散鑕星與四星光明等其國有大喪
亦曰有大臣坐法
陳卓叙占曰輿鬼五星中央一星乃參左肩之尸
也星不欲明大明則斧鑕用大臣受刑亦曰貴
臣坐法

流星犯輿鬼

天文録曰流星入鬼中其野人君有大憂將相相賊出鬼則貴人受戮一曰將相失權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鬼色黄有來受賜者若出則大臣出使四方以兵敗

武密曰流星入鬼色青有哭泣事色黄白有受賜者又曰流星出鬼有重臣出使

海中占曰流星入鬼兵聚其下

唐僖宗中和元年有異星出于輿鬼占者以為　星

八月乙丑夜星隕如雨或如柸椀　交　織

庚寅夜亦如之至丁酉止三年十一月夜星隕于西北如雨

雲氣干犯輿鬼

天文録曰蒼氣入鬼有哭泣事出鬼禍除赤氣入鬼有火災黄白氣入鬼天子以喜祀宗廟

天文總論曰黄雲氣入鬼人君有喜

郗萌曰白氣入鬼中有外使來者黑氣入鬼有水災者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三

河澗府免解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柳宿前論

柳宿統占

傳曰柳八星天之廚宰　主尚食調和滋味星暗

雷雨

石申曰柳八星赤為朱雀喙為天厨宰主尚食能和滋味祆星干犯則厨失職星明則風雨適時一星暗雨暘失序八星俱暗則雷不發而震

一行游儀後論曰柳為天厨宰大官之象星不相屬則厨宰有異謀星暗則為雷雨失時一星不見則秋霜殺草木五穀不熟柳星俱不見天下大雨百川湧溢三河溺死人民

海上占曰柳八星赤石申所著之宿為朱雀喙謂為南方之宿月宿柳雨不久謂時旱之占也星

欿其明明則雨順風調暗則雨連不解

天文別録曰柳主尚食乃天子飲膳之所星直則天

子御膳有毒星不聯屬則厨宰失權亦曰滋味不

和星有芒角則雨霪不止大水敗居人亦主暴兵

四起

柳宿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柳八星一十五度距西第三星去極八十三度

在赤道内八度舊經距西去極七十七度

唐一行　距星去極八十度半

天文録曰柳宿所主分野屬

昆明蠻尾刑丼露并九小國

柳星所管星

上台二星在柳北其北星入柳六度

天稷星在七星南其西星入柳一十三度

天廟星在張南其西南星入柳一十五度

外厨星在柳南其東星入柳一十度

天記星在外厨南入柳三度半

軒轅星在七星北入柳一十五度

酒旗星在軒轅西星入柳一十四度

日蝕柳宿

一行游儀後論曰柳宿八星一十五度凡日蝕者淺深所主各異蝕從上始者則天厨宰失官蝕從旁始五日内大雨蝕從下始者淫雨毀山天下水荒有餓殍蝕柳有黒雲氣在旁天子宜慎飲食柳色青有霜早殺禾稼蝕柳色赤則秋夏飛蝗五穀不熟蝕柳色黄則夏霜殺果食蝕色白即周分有兵起蝕柳色黒則河溢天天下有溺死民蝕淺者禍淺蝕深者禍深

靈曜占曰日蝕柳宿則天厨有死官在十度已者為大雨毁城邑

天文別録曰日蝕在柳則天子有飲食之憂不進饍
河圖稽曜鉤後序曰日蝕在柳旁有黑氣雲相奄者其下君憂
夏氏占曰日蝕在柳幾旣其國敗軍殺將人君有疾病之憂
京房外傳曰日在柳蝕甲乙日其國有自立諸侯亦主人臣有逆謀日在柳蝕丙丁日其野有飛蝗傷禾稼日在柳蝕戊己日其分有兵謀謀志不成日在柳蝕庚辛日天子自將兵其野以兵

失地日在柳蝕壬癸曰其分有風雨破毀屋舍傷

禾稼糴貴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在柳十

四度柳河南也時世祖在雒陽赤眉降賊樊崇謀

作亂其七月皆發覺潜潭巴曰乙卯蝕雷不行霜

殺草木不長姦人入宮

建武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在柳七度京

都宿也柳為上倉祭祀穀也近輿鬼輿鬼為宗廟

十九年中有司奏請立近帝四廟以祭　有詔廟

處所未定且就高廟給祭之二十年

遂不立廟有簡墮心奉祖宗之道有闕故
象也
建武三十一年五月癸丑晦日有食之在柳五度京
都宿也自二十二年示象止此十年宮車晏駕潛
潭巴曰癸酉連陰不觧淫雨毀山有兵
後漢明帝永和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蝕之在柳
十五度儒說五月戊午猶十一月甲子也又宿京
都共占十重後二歲宮晏駕
日暈柳宿
天文總論曰日暈在柳五日内有雷雨作暈一重

內無黑氣者爲雨或暈至三重內有黑雲氣摩日則天厨有兵起或暈至五重七重者則御庖有進毒者

一行游儀後論曰凡日暈在柳暈不合如半車輪者其國有飛蝗暈柳一重無雲氣主有風雨暴至不出三日暈柳三重至七重旁有珥者則天子有飲饍之憂日有黑暈在柳其野有兵變兩旁暈不周主謀不成

海上占曰暈在柳色青白者主雷雨失時青黄赤者主旱霜殺草木色黑及有雲氣在旁及

徃者其下有暴兵

荆州總占曰日暈在柳色黄黒不周者主雷雨失時

亦主淫雨不止

京房易傳曰日有黄暈在柳主風雨時農田治物賤

國安

考經雌雄圖曰日暈在甲乙日火災丙丁日國有蝗

災戊己日雨不時行庚辛日雷不發而震日暈壬

癸日其國有殃

月蝕柳宿

天文總論曰月蝕柳宿不救則水 毀 城 邑所宿國

當之在度深則天廚有火災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蝕柳在五度已上則大水五穀不熟國有饑色

天文別録曰月蝕在柳御庖當有黜者在度浅則主雨水失時

武密曰月蝕在柳旁有黑氣掩覆往来者天子慎飲食亦主疾病

京房外傳曰月蝕在柳甲乙日蝕則旱霜殺草木月蝕在柳丙丁日則風雨折木敗屋月在柳戊已日蝕則其國水　月在柳庚辛日蝕其國叛軍將月

在柳壬癸日蝕其國有女喪亦曰大水

河圖帝覧嬉曰月蝕從上始謂之失道在柳失道國君當之從下始謂之失法在柳失法將軍當之

春秋玄命包曰月在柳食色青所宿國人民多死五穀為風雨所傷糴貴月在柳食色赤不出一年其國失地月在柳蝕色白其分有暴兵亦主失土有女喪

月暈柳宿

天文別録曰月暈在柳主大風雨起不出三日爭

重至三重其國受兵五重至六重其野大荒七重至九重其國失政亦主其下易王失土月暈十重天下更主

荊州占曰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有暈若不暈不出三日必有暴風雨若在柳孟仲季月出上旬暈及三重及珥或雲氣在旁期六十日其國有兵

河圖帝覽嬉曰月暈在柳不周而有珥人主有喜兵在外有喜

一行列舍太陰論曰月暈在柳及三重者其國災凶

及六重已上者無雲氣相拏者其國失地有黑雲

相往來者其下流血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在珥而暈在柳者則天子當遠

庖厨愼飲食亦主陰有進毒食者

春秋感精符曰月在背璚而暈者其野有相殘賊不

和之氣在柳七度已上天子宜備左右亦主愼飲

食

高宗占曰月暈在柳有交暈及亦光其野不出年有

兵又曰月暈多白氣從外入者其國有拔城亦主

得大將

李淳風曰月暈在柳而有冠氣者天子有喜其野歲

穣人民安。

靈曜傳曰月暈在柳擴雲貫之其國兵勝有赤雲貫

之其國有災天火日災有白雲貫之其野有兵暴起有

黑雲貫之則其野大雨霖霪毀城邑溺人民

等

京房外傳曰月暈在柳在甲乙日所宿國民多疾疫

月暈在柳丙丁日所宿國多火災月暈柳在戊己

日其野歲豊月暈柳在庚辛日其國有敌主兵

至月暈柳在壬癸日其野多雨水

月犯柳宿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柳其國歲饑星傳以謂相去一尺許為淺相去七寸許為深五寸許為過犯淺其禍輕犯深其禍重犯之太過其禍尤重又曰月犯柳國君走

京房外傳曰月犯柳其分有兵喪月犯柳則雨霔毀山谷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四

河間府免觧進士臣李　季奉

聖旨編

列舍柳宿後論

歲星犯柳宿　熒惑犯柳宿

鎮星犯柳宿　太白犯柳宿

辰星犯柳宿　客星犯柳宿

彗星犯柳宿　孛星犯柳宿

流星犯柳宿　雲氣干犯柳宿

歲星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歲星犯守柳宿則天子有賞及諸侯歲
星經柳宿得度其色明潤則其分有福歲大豊其
星有變色或有芒角則其國有憂
一行游儀後論曰歲星犯柳宿出入留舍不失常色
及得度者其國有喜亦主有赦失其行則不得度
其野有女喪失本色其國大水傷稼
京房外傳曰歲星經柳干犯經六十日已上則其國
君增秩益土見不失本色則吉歲星逆犯柳宿其
野有風雨災傷禾稼
海上占曰歲星久守柳宿二十日已上至二百四

十日其野有王者興星傳以為不失本色及不失本度而無復逆之差者是也

荆州占曰歲星變色失度逆犯柳宿則天子有憂疾及飲食之毒出入留舍柳宿則其野有大水傷稼

謂失本度也

陳卓叙占曰歲星犯柳宿逆行不循度則其國多疾疫逆行謂不循軌度也不循度與逆行同意

通天占曰歲星不失本色守柳天子尚食得人亦主雷雨順 法曰本色謂四時之色也

石申曰歲星犯柳伏逆不出本度者其野大臣叛

逆亦主兵暴起及大水傷稼古今注曰伏則不見與在陰同逆則不順度不出本度謂正犯柳度中其分有災

甘德曰歲星守柳順行及六十日已上其國大臣受封

熒惑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熒惑犯柳二十日逆行或伏或留舍出入則其國糴貴有大赦守四十日則不失度則有德令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柳徑度不順憂在天尉宰亦主有亂臣死相

一行游儀後論曰熒惑入柳其國有兵喪熒惑逆行入柳其國失土敗軍以戰不勝

黄帝占曰熒惑逆犯柳及十度已上國君惡之一曰主誅臣用事

京房外傳曰熒惑守柳既去而復還居之其宿國君死熒惑犯柳成鉤已其國多旱逆度則大雨傷稼糴貴

海中占曰熒惑守柳宿淺則為旱度深則大風雨謂不失本色順度者如是不然則其國有憂不止水旱而已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柳宿守二十日已上則其野有憂亦主國有驚恐若舍柳環繞成鈎已者大臣有災其宿國失臣若逆行出入留舍及不循度皆破軍殺将道路有舟船行五穀不登雨傷禾稼歲飢

鎮星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鎮星守柳在陽則天子慎飲食在陰則其國有災謂天火災也逆行守有芒角其野地震毀屋傷人

天文總論曰鎮星犯柳有芒刃則先水後旱有芒

角則先旱後水注者曰芒刃謂光之小者芒角謂光之大者也鎮星亂行

柳則國多饑饉其野大臣不安當有黜者

郄萌曰鎮星逆入柳有芒角其國有霪雨傷禾稼䅿

貴若環繞成鈎已者其野有女喪一曰有兵喪若

出入留舍柳中二十日已上不有死君必有亡國

又曰鎮星守柳中光芒乍東乍西田宅貴乍南乍

北則田宅賤若復去而還之及光芒不定者不有

破軍必有死將

春秋玄命包曰鎮星逆入柳陰則大雨不行逆入柳

陽則雷不發而震故其德言柳主雷雨者謂此

陶隱居曰鎮星近柳二十日不入度環繞陵犯柳中其國有大水傷稼古今注曰不入度者謂當入不入也近柳不入謂留舍也皆非順度者比也

太白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太白逆入柳中七寸已上者為逆犯其國小人在位若芒角作東作西人君惡之若環繞成鉤已者其國有叛臣若既去復還守之經過速者禍疾事輕

天文總論曰太白不順度逆守柳中二十日已

上者其國有憂亦主大小有光芒四出者亦主兵
起有光芒四出不定而色失常者其野有兵
喪
李佺曰太白守柳不失本色則天下以兵受爵
禄若留舍出入逆行失度者其國逆臣陰謀
不成
京房外傳曰太白經天守柳其國有死君亦主
大兵喪若晝見守柳其野失城邑一曰破軍
殺將若留舍有芒角去而復居之是謂反至
不有破軍必有屠城

京房災異後序曰太白晝見在柳與日爭光是謂陰乘陽其國君不勝臣臣下有叛主者芒角則謀成無芒角則謀不成

一行游儀後論曰太白順度當在柳而不入柳未當在柳而入柳是謂亂行太白在柳亂行其國有大戰人君不寧用兵退吉進凶

晉成帝咸康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為兵為不臣明年石季龍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

十三年慕容垂翟遼姚萇苻堅慕容永並阻兵爭疆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爭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太山向欽之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

太元十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于柳占為兵十五年翟遼掠司兗衆軍屢討不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辰星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辰星守柳不失本色本度國有大水

亦主用刑不公一曰廷尉死若出入留舍不依
常度者小人秉君子之位是陰勝陽
天文總論曰辰星欵其小而明不欵者有芒角若在
柳而有光芒刃角則刑獄加君子其國有獄死貴人
巫咸曰辰星在柳陰則涉度淺淺則大水傷禾稼在
柳陽則涉度深深則大旱若失度逆行不救則
必有逆亂之謀其救也當明賞罰審法度求遺
逸納賢人廣恩惠則辰星順度在柳順度光
芒乍東乍西或乍南乍北其國有水殃不見
或伏在柳者雨不時行若色黑有光芒為水

災亦主雷雨廿徳言柳主雷雨星圓而光不動者天子御庖有憂若退行復入柳中則其國有死将亦主歳不豊糴貴

天文總論曰廿徳言辰星在柳東為王色其色精明在柳有光芒四出或出入留舍犯之其國雨不時行雷電不藏亦主有水荒

客星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客星犯柳中秉之而不去及二十日已上者其國有外寇至亦主有賊君之臣若色青國君有憂色赤則有暴兵起色黄則

其野有土功勞役良民變生不測色白則其
憂兵火色黑則所宿國大凶
京房外傳曰客星入柳中三日不出人君當之
及七日不去昝其野有兵火衆之及二十日
至四十九日王者惡之其地與諸侯相攻先
舉者勝若乘之及百日不救則必有死君
黃帝占曰客星出柳往守別宿還居柳中其國
有天子使至因兵事來若乘之不去經七日
而去去而復來守之不去其國有外冦暴至
內有叛臣而應

石申曰客星守柳中經五十日不去其國人相
食盜賊四起
一行游儀後論曰客星有光芒守柳中赤黃芒
角不定者其國大水若守及百日已上去必
有屠城等事
彗星犯柳宿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柳中芒角所指其野有災
星本所在有兵兵罷無兵兵起彗星在柳光
芒不出本度人君惡之
天文別錄曰井德言彗星出柳芒角出本度所

指有殃主勝客負光芒不盈其國有火災

孝經雌雄圖曰彗星出柳中天廚失火亦曰廚宰失官

荆州占曰彗星出柳中光芒及三尺已上其國失城邑又曰不有死將必有屠城

陳卓曰彗星在柳中有芒角不動者其國殃淺有芒角熒熒若燃火光者其野有死君又曰其下謀上

李淳風曰彗星出柳光及七尺至丈餘國有兵喪七日不滅者災深至四十九日者尤重

京房外傳曰彗星出柳不出本度其國歲不登羅

貴亦曰有兵丧

文曜鉤曰彗星本在柳一度光芒射他星其野有兵災柳宿不為禍星經言彗本所在不可擊芒办所指除舊寘新者謂此

春秋緯曰彗星出柳光長數丈侵他宿隨所指深者災重所歷淺者禍輕柳星本度深淺隨所歷禍有輕重故曰彗在柳中人君出宮亦曰王者將兵

石申曰彗星光焰耿耿如火炬者在柳不及他宿

周分三河同州有兵災若光芒出他宿周分禍
淺注光芒出也度分反他國云禍輕

孛星犯柳宿

天文別錄曰孛星出柳中其國憂兵亦主女喪若有芒角炸其野有兵兵止無兵起若色青白及有光孛然數尺其下有死君

天文總論曰在柳有星孛光芒若光大者其野憂疾疫亦曰貴人受殃

京房災異後序曰孛星出柳光芒長及丈餘食頃滅其分有兵火暴起柳分屬三河周分星孛

千柳周分受殃光芒及他宿則周不受禍

京房外傳曰孛星出柳則天廚有兵起一曰有進毒在飲食閒若有光芒及他度則其野亦有殃若不出本度受禍尤重

一行游儀後論曰孛星出入柳中所宿國有憂王者惡之

石申曰孛星出柳中光芒四出不及他度柳分禍重其野兵災其下有拔城若光芒微細在柳中其野風雨失序雷電不收亦曰天廚有火災

甘德曰孛星出柳中其野水荒糴貴

武密曰孛星入柳其國外惣至遠期一周歲若星有芒角則其國有亂兵掠民則

晋武帝咸寧五年三月星孛于柳主三河分野孛主兵喪征吳之後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

流星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流星犯柳則天子豊飲食尚食得人若光芒抵柳天厨火災

天文總論曰流星出柳其國有使至貸食于天子光抵柳則使来疾星出柳則使遲亦曰年

穀不豐熟

上象略例曰流星黄潤出入柳中五穀大貴大雨不時行雷電不藏亦曰天庫宰失職被黜者若流星出入不離柳中及不出本度者天厨有火發亦曰早霜傷禾

京房外傳曰使星從柳南走北不出本度其國有赦令從柳北走南其國有濫刑古今注曰使星乃流星也故星傳曰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之謂也

黄帝占曰流星出柳隆隆有聲者主外國来貢一曰大臣入賀天子若流星赤光如火炧出

柳者其國有叛臣或有外寇在朝

夏氏占曰流星出柳中主有赦令来往出入不定者天子慎滋味王者憂疾

海中占曰流星出柳光如火炏不出本度光滅復流居之其國有死君人君惡之

後漢光武帝建武十年十二月乙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軫是大使從周入蜀光武帝命將軍馬武等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一月丁丑

漢護軍将軍高午刺公孫述洞胷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是大将軍出伐殺之應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為十餘皆小将隨從之象有聲如雷兵将怒象

雲氣干犯柳宿

天文別録曰蒼白氣入柳中則多風雨赤氣入柳中其野大水白氣入柳中有外兵暴起黑氣入柳中則雨央時為雹傷禾稼

京房外傳曰蒼白氣環繞柳中其野有能将若白氣未滅復有赤色縈行則其國兵火至近期六

日遠期百日

天文總論曰赤色奄柳則天厨有火災有青黄氣環繞柳宿宫中有進美女黑氣掩蔽柳星不見其野有掠賊

一行狩儀後論曰白氣從犬繞柳其國君有憂青氣繞柳如疋物則有旱霜及非時之雹傷禾稼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五

河間府免解進士臣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七星前論

七星統占

傳曰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曰主急兵盜賊

星明則王道昌暗則賢良不處天下空虚　七星

南方之宿亦名天都石申所以爲朱鳥頭者此

也左傳言或食于咮者亦是意也

石申曰七星赤爲朱鳥頭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綉

亦主兵事朱鳥南方之神七星南方之宿星明

則神得其位星暗則神出其幽故星傳言必欲

黄潤而明爲吉亦名天都星係軒轅謂之天都

者是也

天文别録曰七星均明則天下和平王道昌一星暗

則賢路塞治道失七星均暗則其國有暴兵

京房外傳曰七星主衣服文綉黃潤而明無芒刃芒角靜而不動則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有芒角或動而明大則臣下有僭上之服亦主陰謀若星直而均明大則天下諒陰

一付游儀後論曰七星主急兵七星類斗而柄曲勢不欲直則其野有急兵若星不相屬而暗則其國兵叛亦曰不有殺將必有破軍亦急兵之意也

陳卓叙占曰七星貴明不欲暗明則治道修舉暗則賢人在野

海中占曰七星主急兵亦主盜賊魁四星欲其明不
喜魁中有星魁中有星主盜賊四起下三星不
欲直直則有急兵大率七星均欲直既暗且直
國有暴兵必矣
古今通占曰七星係軒轅得土行之正位中岳象
也故石申言一名天都者謂此
七星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七星七度距大星去極九十七度在赤道外
六度舊經距大星去極九十一度
一行測距大星去極九十三度半

天文别録曰七星其分野屬河南外國東西天竺二

泥婆羅猪頭并九小國

七星所管星

軒轅星在張比其右一星曰太民入七星二度半天

相星在七星東入七星二度

日蝕七星

天文别録曰日蝕七星王者不法先王之賑尚奢

後文藻蝕有黒雲氣自出者則内有急兵自外

入者則外有暴兵至

京房外傳曰日蝕七星色青赤主有兵火蒼白

國有急兵色黑則有死將日蝕七星則天都有
亂兵起甲乙日蝕七星其國有衣服之借亦主
人君之喪丙丁日蝕七星其野有盗賊自内起
戊已日蝕七星則賢路塞庚辛日蝕七星則有
白衣之會壬癸日蝕七星則暴兵至
一行游儀後論曰七星主衣裳文綉一名天都亦
主盗賊急兵日蝕在七星涉度稍深及自旁蝕
者則天子側有兵變從上始者其野有盗賊自
外至從下始者其分有急兵自内出色青則庶
人有衣服之借色白則有白衣之會色黄則有

僭亂王者惡之色赤則天都大火災色黑則盜賊四起
亦主暴兵

李淳風曰日蝕七星幾既則天都受禍其分易君

海上占曰日蝕七星國不用賢治道不舉蝕深者
災重蝕淺者禍輕

後漢和帝永元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在七
星二度主衣裳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
后兄弟竇憲等官遣就國選嚴能相於國臧
迫自殺 潜潭巴曰戊戌蝕有土殃主后妃死天下誅 隂京房占曰婚嫁家欲㓕案本紀庚辛幸北
宮詔捕憲等
庚申是三日

後漢桓帝永壽三年閏月庚辰晦日有蝕之在七
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例載在永元四年後
二歲梁太后崩冀兄弟被誅

日暈七星

星傳曰日暈七星一重不周者期三日有暴風雨三
重周徧者其野有災亦曰主女有憂
天丈别録曰日暈朱鳥頭賢人名士憂朱鳥頭
謂七星亦名朱鳥頭也左傳言古之火正之官
或食于心或食于味者是也
天文論曰日暈七星一重至三重内有黑雲氣者

則天子自將兵雲自內出者則兵自內出雲自
外入者則急兵從外至若暈五重至七重或九
重及有黑雲掩覆則天都有不測兵變王者
惡之
一行游儀後論曰日暈七星或暈至軒轅則女主有憂
若暈不及軒轅而暈口向軒轅則宮有兵變謀不成
荆州總占曰日暈七星中有白虹貫之則其野受
禍京曰白衣之會謂七星主衣服復有白虹貫
之故為白衣之會
京房災異後序曰日暈在七星

邪佞治道衰微紀綱敗毀暈有黑雲氣掩覆

則王道陵遲小人在位

文曜鉤曰七星日暈如車輪者其國大臣憂暈中

有黃黑氣往來者名士受辱暈中有青白赤

氣者天都有兵火暈傍有彘氣者其野有急兵

荊州總占曰日暈七星內白外赤者其野殺賢良

外青內黃者其國小人乘君子之位內黑外青

白者其國有死君亦主有自立諸侯

京房外傳曰日暈七星有白虹貫之其野有兵喪

亦曰王者惡之

月蝕七星

星傳曰月蝕七星不救則王道陵遲法度不修賢人在野小人在位其救也謹法度明紀綱進賢退不肖則蝕不爲災

天文別録曰月蝕七星所宿國廢賢進奸邪庶人有衣服之僭小人乘君子之器亦主有陰謀起兵者

京房外傳曰月蝕七星不歷軒轅則禍輕蝕犯軒轅則女主惡之亦曰天子衛兵變

河圖帝覧嬉曰月蝕七星雲掩軒轅則天都受

兵其國有殃

夏氏占曰月蝕七星而兩軍相當必戰若無兵兵必暴至將死於野從上始者主勝從下始者客勝從中蝕者血流地上從旁蝕者將軍惡之

蝕其陰者主女喪蝕其陽者主兵起

災異後序曰月蝕七星色青則衣裳尚侈色赤則其國饑人死於道色白則天下有喪色黃則天都有土功色黑則主大水及急兵賊盜起

春秋玄命包曰月在七星蝕則王道不振蝕五色已上及有黑雲氣掩覆則其野有白衣之會亦

主女喪

通天占曰月在七星經軒轅而蝕則王者惡之亦曰女主惡之又曰春蝕七星在甲乙日夏蝕七星在丙丁日秋蝕七星在庚辛日冬蝕七星在壬癸日皆主其下有兵起戊己日在四季蝕七星亦主兵事

月暈七星

天文別録曰月暈七星主人君閉賢路不修法度王道不昌

海上占曰月暈朱鳥頭賢人在野遊朱鳥頭謂

七星月暈七星石申言賢人在野者是也
荆州總占曰月暈七星三重其國動兵不戰月暈
七星一重不周期三日有雨月暈五重至七重奸
有青赤氣間之其野有土功婦人不績男子奢
侈衣服
天文别録曰月蝕七星天都有兵謀庫藏憂火災
其國多憂
黄帝占曰孟月暈七星在上旬其國憂兵仲月蝕
七星在中旬其野有賢人受辱季月暈七星在
下旬其國有急兵殺掠良民

武密曰月有珥而暈七星者其國失紀綱法度賢
人死若旁有黑氣往來近月則外寇至
夏氏占曰月暈七星及軒轅者天都受兵禍王者
惡之亦曰女主有憂
京房外傳曰月有背璚音瓊月旁氣也而暈七星者其
野有名士受辱或賢人獄死若背璚在軒轅
而暈在七星則王者有憂亦主宮中有火災若暈
連軒轅及七星中有白氣如環貫之者其國君
為暴兵所害亦曰人君惡之
陳卓叙占曰月暈七星下民有衣服之僭暈及軒

轅氣不周匝者禍淺氣周圍環繞者禍重若有白氣自外環復貫之其野有女主喪亦曰有陰謀急兵

月犯七星

天文別錄曰月犯七星隨其相去之遠近定休咎之重輕月犯七星相去七寸許爲淺相去五寸許為深又曰月犯朱鳥交兵不少

天文總論曰月犯七星其國尚錦綺犯之深其國兵暴起又曰月經軒轅犯七星則其野有陰謀起兵犯淺不成犯深禍重

京房災異後序曰月犯七星則天都有兵變犯至五寸者尤甚望犯七星則國君惡之

文曜鉤曰月犯七星入深者天下大戰血流地上入犯淺者主有衣服之奢亦主火災

海上占曰月犯七星之陽則宮中有火災月犯七星之陰其分大水

乾象通鑑卷第七十伍